

一个人惟有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悟，
才不至于被回忆侵蚀。

傅雷

故乡的六月旧梦

傅雷诗歌散文经典

傅雷 / 著

非外借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我们只求心理相当平衡，不至于受伤而已……慢慢的你会养成另外一种心情对付过去的事：就是能够想到而不再惊心动魄，能够从客观的立场分析前因后果，做将来的借鉴，以免重蹈覆辙。

傅雷诗歌散文经典

故乡的六月旧梦

傅雷◎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乡的六月旧梦：傅雷诗歌散文经典 / 傅雷著.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9
(昨日芳菲：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丛刊)
ISBN 978-7-5581-2906-3

I. ①故… II. ①傅… III. ①诗集—中国—现代②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4943 号

故乡的六月旧梦：傅雷诗歌散文经典

著 者 傅 雷
策划编辑 杜贞霞
责任编辑 王 平 史俊南
封面设计 老 刀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字 数 169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9584388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81-2906-3 定价：4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故乡的六月旧梦	1
离愁别梦	6
我们在半途	13
旅 伴	19
海上生涯零拾	32
天涯海角	41
云天怅望	45
地中海中怒吼	50
到巴黎后寄诸友	54
在卢森堡公园里怅惘	63
俄国朋友	67
赴新加坡途中献母亲	72
是人间世吗	75
刘海粟	79
薰栳的梦	84
我们已失去了凭藉	88
没有灾情的“灾情画”	91
苏彝士一波赛特	95
一路平安抵法	99

莱奥纳多·达·芬奇	103
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119
傅聪的成长	134
论张爱玲的小说	141
《历史的镜子》	159
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	163
萧邦的少年时代	170
萧邦的壮年时代	179
《幸福之路》译者弁言	189
《贝多芬传》译者序	191
《文明》译者弁言	193
《夏洛外传》译者序	196
《恋爱与牺牲》译者序	200
《约翰·克利斯朵夫》译者献辞	202
《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卷译者弁言	204
《搅水女人》译者序	211
《艺术哲学》译者序	216

故乡的六月旧梦

燮均兄弟，临照，念先，炳源：

在香港寄出通信第一，前天船未到西贡时寄出通信第二；现在船泊西贡，我要开始写通信第三给你们了。

发通信第二时便是一月五日，那时我说过有人已穿白色夏服，而我却还嫌太早的话。不料只过一夜，到六日早上，便什么都变了！深蓝的海水，不知怎么一变变到又黄浊了！熏风拂拂，吹得你软软的，倦迷迷的。一到舱里，只好闷闷的感到低气压的苦闷。我不得不接一连二的開箱子，换行装。昨天下午一时左右，船抵西贡码头时，骄阳逼人，汗流浹背，竟完全是故乡六七月大暑天气了！

未到西贡前，先要在曲曲弯弯的湄公河（大约是吧，我的地

理早已原璧归赵了！)里踱五六小时的慢步。两岸都蔓生着热带上的草木，矮矮的绿丛，一望无际。河面时宽时狭，有时竟狭到像我故乡的南汇城外的护城河差不多。我们在船里的人，几乎很容易的可以 Touch 这两岸的矮林。这实在有些令人疑惑：这么狭窄，怎又容许这样的庞然大物驶进内腹呢？可是到底在十一点半我们午饭时，在一个转弯角里搁浅了十几分钟。所以它，Andre - Lebon 实在不能不细心着，左顾右盼的迟疑着，担心着走那漫长乏味的路。听说我们开船时，还要照样的退出来，那真是如何的令人纳闷啊！

我在船上认识了一个俄国青年，他只有十七岁，但望上去好像是二十以上的中年人。他的家是在哈尔滨，他的父亲是眼镜商人。此次他是到德国去习眼镜学，也要到马赛上岸。他真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我真是怎样的惭愧与烦闷啊！我真要费了不少的力，才能把最简单最简单的意思表达出。但他一点也不讨厌，没有轻视之意。他竟成了我的一个忠实的同舟者。（关于他的一切，我以后要另外报告你们。）船到岸时，我同他，还有洪君（唉，真是一个土气十足的蠢物！你们不要说我不听话，又是发个性了！炳源又要说我不忍耐了！但他有些地方实在蠢俗得令人不可耐），先到码头左右去踱了一阵，换了钱。一元港币换九角三分贡币，十个法郎换七角五分贡币。换钱的大都是红帽子黑脸皮的马来人！我又买了十只香蕉，价一角五分。——当我们换了钱正想还来时，我在水果摊上买了一根甘蔗，那时便看见一个穿黄制服的人，把六个铜元一丢，随手摘了挂在架上的香蕉四只。于是我就去买了，照他的例！他们也不敢骗我了。甘蔗是六个铜元一根，我疑心他有意抬高价目的。

啊，我忘了讲上岸的手续了！在香港是用不到什么护照的，你要上岸就上岸。到西贡可不然，在昨天早上船初进湄公河时，

就有小汽船上渡上来的四个安南巡捕来查验护照。Maitre d'hotel 收集我们的护照，等他来还我们时，发现每张护照上都多了一个紫色图章。上岸时，在船与岸接连的扶梯旁，就有人拦着要护照；但他只问一问“马赛？”我们的黑色的护照封面，在袋里稍微向上升出一些就算了。此外就无问题了。

我们白天上了一回岸，实在热得要命。而且路又不认识，遇见一位中国人，我同他缠了好一会：用法语，不通；写中国字，又不大懂，但他已能为我们雇车子到西贡花园了。每车价三角，俄国朋友嫌太贵，他说晚上来要凉快些，我们可以走去。

晚饭桌上，忽然少了一个我的芳邻——洪君；正奇怪时，他来了。说他正在机器间里看一个见过一面的“火伕头脑”，他们是同乡，所以国内时曾见过一面。他说今天晚上便可请他带路上去玩了，不过说是花园到夜里要关门的，不能去。

饭后，我欣然地邀着俄国朋友到船尾同了“火伕头脑”上岸。我们经过了什么 Bank 什么 Hotel 之后，便到了大街。那位“领港者”，有事分道去了。我们三人便径自徜徉去。买了三项白顶帽，价港币五元，还不算贵，因为我在船上已向 Maitre d'hotel 打听过。俄国朋友要买中国鞋子，跑了好几家终没买成。他说他穿的是橡皮底的，太热；中国布底鞋他想要凉快而轻便些。但我告诉他，穿中国鞋走路，非但不凉快而且还要脚底痛！

我们走着，走着，又碰到了一家日本店，外面有些油画片；还有高挂的一幅幅的又轻又巧的画幅，突然地被俄国朋友发现了，他说要买，我们便进去问价。我们第一句是英语，于是几位日本妇人中，推出一个很时髦的中年妇人来。她讲得很好的英语，她指示着价目；但看去她并不是这店中的一员，她价目也不大清楚，常要问一位柜上的老太太。

进门时我第一发现在许多圆桌中的一桌（就是那几位日本妇

人围着谈话的桌子)，有一个日本少女，穿着轻便的西服，在“做课”（这是我们在徐汇公学时常用的一个名辞，炳源，是么？）。她短短的头发，漆黑的瞳子，灼灼逼人地四射，简直是完全“东方的少女型”。她起立向柜内取出一本又厚又大的字典，啊，就是 *Petit Larousse*（一部著名的法文字典）。却不料这样一个令人缅想故乡，幻梦东方的神洁的少女，竟生长在一家出售文具用品，兼营酒排事业的日本商店中！什么酒排间，我本没留意；正当我们在论价选货时，进来了两个水手，向一只圆桌旁藤椅里一坐，那少女便立刻丢了笔，拿了一瓶 *Beer* 到他们面前“咄”的一声把瓶塞拔了。啊，我的梦打得粉碎了！原来那店的后半部，还有一对水兵在打弹子呢！唉，天涯沦落的根基，怕就在此刻种下了！女人，女人！我不禁抽了一口冷气。

终于买了十法郎左右的风景片、画幅之类，而怅惘着出了门。一路上无神无气的回到了船上。

高高的月，朗朗的渺渺的挂在天空，映着一江浊水，也粼粼着清澈起来。夏夜的凉风，吹入心脾，完全把我沉醉到家乡的夏天的旧梦中去了。S 啊，M 啊，刘君啊，小朋友们天真的聚会欢笑，如今都化作疑烟，飞向三十三天去了！

我真纷乱，把一切西贡的特色都忘了！

西贡，“*Saigon*”，先说它的街道吧：

绿荫参天，两旁的树木交叉着，拥抱着，令人一望碧绿无际，全像六七月里上海法国公园门外的街道一样，这是西贡惟一的景色！可是“惟一的”很多呢！满街满地的黄沙，满街满地的灰尘，上海的南车站后路实在远比不上。白色的硬帽，白色的制服，袒领的衬衫，攘攘者皆是；女人头上，一块黑布直裹到脚；黄色车夫戴着蒲草（？）制的缨帽，嘴里牙边都弄得血红的像吃人的野兽一样；马来人的刁滑会做生意，广东人的张口拈舌……

都是。都是西贡的惟一的特色！

船到岸以来，心神都定了许多，吃也吃得下了许多。碰巧昨天午饭有咖喱鸡拌白米饭，七天没吃饭的我，就像饿久的狼一样。船要停到十日再开，我们大可以舒服几天！横竖玩的地方很多。日里虽热得要命，夜里却凉得可人。海上的西贡，和晚上的西贡，给我的印象并不坏！炳源，今天是十五了！今夜是我们的第一“纪念周”！

在热的昏沉中一口气写了这些，写了这，忘了那，真是乱草一堆！我实在在挥着汗写，起重机一刻不停在打雷般响着，没法镇静，没法整理，只有请你们披沙淘金吧！

许许多多写不完的话，等明天再写，此信先交西贡邮局发出吧！

今天早上，已游过西贡花园，还好，没像学昭姑娘等一行人的受惊；差堪告慰！详细待后再述。祝你们新年快乐。

一九二八，一，七下午二时半船泊西贡岸。

离愁别梦

牟均、燮均：

一九二七年末日前夜，我们在凄凄惨惨戚戚的呜咽中，握了最后一手之后，迄今已快半月了！

在朦胧臆测之中，过了浙闽诸省的海关。复在雨意重重中，别了挥臂牵袂的九龙，过了“英国人的乐园”的香港；更踏到了法威赫赫的西贡。现在正离开了新加坡，向印度洋驶去；大概明后天便要一撷其锋了吧！

怯弱的我，带着委委曲曲的隐情，含着孤孤寒寒的愁意，抱着渺渺茫茫的希望，无可奈何上了船，割弃了所有的爱我的亲戚朋友，鼓着青年时仅有的一些活力，望着大海中飞去。不料天地之广大，宇宙之奇观，只使我更落到彷徨无惜之悲号苦境中

罢了。

自西贡启程后，因几天的安定更衬出海神的播弄。我只能在床上躺了整整的一天。静听着窗外的海波轰轰地击撞过来，更听它崢然地浪花四溅开去。可怜的稚嫩的我的心啊，只被它击撞到摇摇欲坠；抑压的无量数的我的愁啊，只被它丝丝乱抽。心中只是一阵阵焦急烦闷占据着，化出来的浓烟，便浮在脑中酝酿作乌云。

我想到动身前三夜的母亲的谆嘱告诫。她自从答应我去国的时候，在凄惶的允许的言辞中，已满蓄了无限的期望勉励之意。其后在一个半月的筹备期中，见到我时，终提起那悲痛激励的话头。到临走前之夜，更是满面纵横着泪水的致她那最热烈、最急切的希望！在断断续续的哽咽中，泣诉她一生悲惨的命运的，最后的曙光！啊，母亲啊！我那时是如何地感泣，如何地郑重应承你那再三的一句话：“你数年来在国内的操守，千万不可丧失啊！”啊，母亲！我数年来的流浪颓废的生涯，只在死气沉沉，苦闷窒塞中待命；你却还以为我说有嗜好不会，游荡是我的操守呢！母亲啊，你这句话真使我心底的泪泉奔涌！我更想到十六年来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为环境。国家多故，生活堪虞，母亲以一屡经患难之身，何能再受意外之激荡？此五年啊，五年，母亲！我实在有些放不下你！我家风雨飘摇的危期，是由你，母亲啊，撑持过去了。然而环伺我们的敌人，又怎保得不乘此罅隙，再来袭击！而且，你素性坚强，些须小病，从不介怀，伤风咳嗽，永不延医，尚记得，你有几次卧病了，还力拒服药；直到你要我服药，我以你也须延医为条件时，你才勉许。这五年中怎保得病的恶魔不来侵扰，天气的轻变不使你感冒呢？母亲啊，这些，这些，凡是我所不能放怀的，你统不放在心上，你竟不坚持地允许我的远离，数万里的远离！你竟不踌躇地答应我的长别，四五载

的长别！你只是鉴于父亲前车覆辙，而再三再四的叮嘱我“交友啊，要好好当心！”更进一层的你三番二次的对我说：“如果你去后发现你身体不好，或是有什么不惯时，你应立刻归来，切不可以为重洋跋涉，一无所得，羞见父老，而勉强挣持！儿呀，你千万要听我这话！……”说时你是声泪俱下了！母亲啊，你竟是没有了自己，只有你儿子一人了！你的世界里，你是早已把你自己和父亲同时取消了！现在的你是只为我而生活着，母亲啊，你的爱啊！你的伟大啊！你的无微不至的爱啊！你的真诚彻底，无目的的爱啊！

我更回溯我渺小而短促的二十年生命中，除了前四年是被父亲母亲共同的抚育教养之外，其余的十六岁都是母亲啊，你一手造成的！你为了我的倔强，你为了我的使气，你为了我的无赖，你为了我的嬉游，这十六年中不知流过了几千万斛的眼泪！尤其是最近几年，更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和你争闹，竟闹得天翻地覆，不得开交。所谓大逆不道的事，我都闹过了。我只为你爱我而束缚我而反抗，而怒号，而咆哮。我几次演成家庭的悲剧！你都曾极忍辱的隐忍了，容纳了。你还是一心一意把你的每滴血都滴到我的血管里，你还是一心一意把你所有的精液灌到我每个纤维里！母亲啊，你之于我，只有宽恕！只有原宥！只有温存的爱抚！你一切的抑郁呜咽，只有在夜静更深的时候，独自听得的！……

然而母亲，你十六年的心血的结晶的我，负了这般重大的使命而在大海中彷徨，而在黑暗中摸索；坚定确定的观念，隐隐中又已起了动摇！母亲常说“心活”，母亲，我的确有些心活！然我不得不心活啊！我的心真是在怎样的压迫之下哟！

我更想到上船的一幕。你泪眼晶莹的上汽车，你眼见一生的惟一的曙光的儿子，将要像断线的鸽子一般独自在天际翱翔，独

自在海边觅食了。慈母的企念永不能有效力，殷勤恳挚的教育再不能达到！你竟把你泪血的交流培养长大的孤雏一朝撒手了！母亲，我能想到你那晚汽车中的流泪，比我痴立街头靠着炳源不住抽咽的泪还多；我更可想到这十几天来的你午夜梦回，你的晨鸡唱觉，比我的离愁别梦，比我为海病凄惶，更要苦楚悒郁到万倍！

五年啊，五年啊，母亲！这五年的一千八百多的长夜，你将如何的过去啊？

母亲，你是有失眠症的。往往夜里做活，到半夜过后才上床，到了三点一响便醒，再起来点着灯独坐做活的光景，现在复在我眼前憧憬了！

母亲，你是有脚气病的。往往白天多走了路，夜里便要脚肿得穿不上鞋。行前我回家的几天，我仍是这般的大意，后来从家里出来上汽车时，那忠恳的女佣偷偷地郑重地说：母亲这几天又在脚肿啊！母亲，我再三托叔父陪你看医生，不知现在实行了没有？医生的诊断如何？医生查验的报告如何？不妨吗？无害吗？……

我更想到母亲的多劳：无论乡间的打架吵嘴，或是族中的纠葛讼事，都要诉到我母亲跟前来。甚至学校募捐，穷人写愿，无一不要来烦扰母亲。然而，母亲为了我，已够把她的生命的活力消耗了，更还有什么余暇，什么精神来管这许多闲事？我出门前，拜托族中的长老说：“母亲年事渐增，精神渐衰，族事有诸长老主持，乡事有里正绅士评判；老母何能，敢来越俎，谨乞代为婉辞声说谢却！”不知他们已否谅及苦衷？更不知诸乡人能否曲谅，不再上门诉说否？……

唉，……我想到母亲的事，真是写不完，说不尽呢！我的心更如何放得下！我竟忍心开口要求她允许我的远离，我竟忍心真

正的舍弃了她而上路！我更不知自爱地在大海中彷徨！……母亲啊，我的罪孽，将要和你的至爱永古长存了！

牟均、燮均：我是这样地躺了一日，想了一日，也这样地梦了一日！

我梦见我将要上船，还未上船时的忙乱；亲戚朋友，齐集一堂的预备送我，正像前日一样。我更梦到船的临时延缓开行，和诸亲友意外欢欣地叙谈那珍惜的最后的时光。我更梦见母亲的临别时的流泪，我也对泣，因此而在梦中哭醒了。醒来还是白天，三点半的茶还未喝过，船还是那样的把我的脑袋摇晃。于是我揩揩泪痕，又沉入冥想中去了！

这样的梦，梦别离的一幕的梦，差不多梦到五六次以上了。昨夜还是做着这样的梦呢！至于我的冥想，想前途的渺邈，那更是无时无地不想的了！现世的虚空，未来的梦幻，叫我日夜徘徊着！一切的诱惑。种种的恐怖，令我时时刻刻担心着！

牟均啊，于是我更想起你来了！

牟均，你是这样地期望我的人，你是这样地爱护我的人！

“青年终该要血气盛一些的了，何况像你这样燃烧得太阳一般的人。袒着胸要拥抱全世界的人，固然是未来的光明人生的象征呵。但我就是为相信了你爱的真诚，愿延留你到人们已到喊得醒的时候。……”

牟均，你是这样地热切地要延留我的人，我应当如何地延留自己！

你更说：

“我们惟一的力是生存呀！有生存才会明白透彻，有生存才有胜利。有所为的人必能有所不为，能守方能言攻。狗偷阿世者要谄练世故，旁观研究者也要谄练世故，革命党尤其要谄练世故。我们不信善恶是天外飞来的。不研究不知人生真相，不知善

恶根源。而且防防暗箭躲躲明枪，表示不赞成别人有如此自由，亦不算怯弱呵！……”

牟均，你这样的轰天大炮，的确准对了我的厌世的人生观，的确参透了我的人生的烦闷苦恼了！入世，入世，你如何地叫我“要谙练世故”呵！研究，研究，你如何地要叫我“知人生真相，知善恶根源”呵！朋友，我的确太怯弱了，太怯弱了！我应当入世，我应当研究，我应当勇敢！

牟均，你同信封内的第二信有这样的一段话：——

“据福祺的面述，你们赴法的最大原因是逃避烦闷。什么是烦闷？为何要逃避？神经不甚健全的我，不胜其杞忧呢！为的是烦闷的光降，是不可知的。逃避吗？我的闲钱呢？……”

朋友，我现在已经把你的话体验到了。你和燮均才是神经健全的（我在三十夜，在船上和临照、福祺这样地说过了的。）！燮均，那晚因为临照的说起烦闷的缘故，也曾发了一阵和你同样的言论。牟均，我告诉你：我此次的赴法，逃避烦闷固然是个大原因，但我之所谓烦闷者，其成分恐怕与福祺的有些不同。因为我的烦闷中，细细的分析起来，还是读书的烦闷，追求人生的烦闷居多。我曾好几次想过：我数年来的颓废生涯，应该告一结束了。空洞的头脑应该使它充实些了。这样我才发了赴法的宏愿的。现在的种种，我只望它是离愁别梦，我只望它是我厌世的悲哀的人生观的余波！我应记住你的希望，我应勉力向着未来前进！我应当为我的母亲，为我的朋友，为我的爱人，为我自己，勉力延留着！

我更该记住燮均在船上的最后的赠言：

“希望你不要忘掉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块烂肉！你应当救出在烂肉上受苦的人，你应当敷复这世界的创痕！”

这几句赠言，于我是当然担当不起。但是我是如何怯弱稚嫩

的人，应当竭力肩起这肩不起的担子！

窗外的狂涛，比晨间狂暴得多了。我应当袒着胸去接受印度洋的洪波，我应当把炳源说我的胸中的毒汁（即谓我厌世悲观）荡涤净尽！

末了，我应在此向牟均、燮均道歉，我常贸然的发表我们私人的通信。并且这样的信，也不直接寄你俩一封。请恕我，我实在无力再抄一遍！这是我的草稿，这是我的誊正！我更应在此向读者诸君道歉，我常以私人的疯狂的情绪，来糟蹋你们宝贵的篇幅！（牟均，我真惭愧，还脱不了你的所谓的“臭文人”的习气！）

告終了，祝你俩兄弟的快乐！并祝国内的诸亲友都好！

一九二八，一，十三。离新加坡后一日。怒安。

明天一早可到哥仑坡。印度洋竟很驯伏呢！

寄语诸亲友放怀释念！

一，十六，下午四时。